



有她的那些好日子

□朱孝才

每年立秋一過，三伏進了末伏。農曆七月十五這天，中元節到了。中元節也叫盂蘭盆節，這是佛教一個重要的節日。老百姓很少曉得盂蘭盆節，他們管這天叫七月半。

母親眼里，這是一年中絕對的大節氣。記憶中，七月半是母親最有儀式感、最莊重、最嚴肅的一天。我們也期盼著這一天。在我們眼里，所有的節氣都一樣。節氣一到，我們就又有好吃的了。

好吃的東西是母親為故去的親人準備的。母親說，中元節這天晚上，如果送上紙錢奉上祭品，天人永隔的亡人就能在晚上相見。這相見只是托個夢罷了。

進入七月，母親會去供銷社買來一背篋金黃色的草紙，一刀刀裁開成長方塊，這就是紙錢了。紙錢一沓沓碼好，有多有少有厚有薄，都是母親按尊卑大小計劃好了的。母親另外買了幾刀白紙，四角對折成信封狀，然後將紙錢一沓沓裝進去，再用糰糊粘好。一封封裝了紙錢的“信封”封好後，讀過幾年私塾的母親，會用鋼筆恭恭敬敬在上面豎行寫下一些文字。

這是很瑣碎的活兒，每道工序都是純手工。偏偏母親大方，要奉送的亡人很多，光一封封寫“袱子”就是件很費時費力的事兒。好在我兄弟姊妹多，又都略懂文墨，她正好支派我們干這事。我們也樂意干，畢竟這活兒多少有些遊戲成分。於是，我們拿了鋼筆，一筆一畫照著母親的樣式寫，邊寫邊嘻嘻哈哈打鬧。寫著寫著難免就馬馬虎虎大而化之，只盼著母親趕緊做接下來的儀式，一個與吃有關的儀式。

我們在寫的時候，母親就一直在灶屋忙活。她要在日頭當頂前準備一桌豐盛的飯菜奉送給亡人們，我們那地方叫“叫老輩子”。中元節一過就到了玉米收割稻谷開镰的時節，家家戶戶都備著頭年的臘味、糟肉、干果，供銷社買來的麻餅、魚皮花生啥的干盤。這些都是準備請人收玉米收稻子時喝“挾谷酒”的下酒菜。

母親從不把“挾谷酒”和“叫老輩子”攪和在一起，她更看中中元節的私密和儀式感，這是她和村里人不一樣的。這一點已經在寫“袱子”的時候就與眾不同了。村里人通常是一堆紙錢，隨隨便便找塊荒地一把火燒了就算完事兒，母親卻是一封封寫好一一寄送，絕不大鍋飯的。“叫老輩子”也不一樣，母親除了辦一桌酒菜，還要準備供果。盛夏酷暑浮瓜沉李，瓜果都現成。但母親有一道特別的供果，我們更愿意當做一道涼菜或者甜品，那是一盤糖拌西紅柿。兒時的村里，西紅柿還是神一般的蔬果，一般人家別說吃，就是見也是很少見過的。母親的西紅柿是一個重慶知青探親回村帶給母親，母親吃過後小心將籽粒蓄種種下的。西紅柿放水缸里過涼，切片裝盤撒上白糖細鹽，甜絲絲涼津津，好吃到不行。母親說，“外公最喜歡吃這個，其他老輩子都搭伴享一口口福吧。”

母親18歲嫁給父親，一口氣生下我們七姊妹。雖然和我們一樣，好多父親家的亡人她並不認得，但她一點不馬虎。日上中天了，母親拿一只碗從鍋里盛了白米飯，吆喝我們帶上“袱子”隨她到屋角

的竹林里。母親放了飯碗點了香燭，把一封封“袱子”碼放成一個大大的“元寶”，自己先點了香跪下去對著“元寶”磕了三個響頭，然後讓我們從大到小依次照做。我們一個個搗蒜般把頭磕完，母親便點火燒起了“元寶”。“元寶”熊熊燃燒起來，母親會讓我們先回屋等著。母親一個人留在竹林，一邊抹眼淚一邊對著“元寶”念念有詞。我們不知道母親在哭啥念啥，只盼著她早點回來“叫老輩子”。

好在母親很快就回了屋。桌上已經擺好了飯菜，象徵性地擺了幾副碗筷酒杯。母親打開門窗，讓我們都閉上嘴巴規規矩矩站一邊，自己往碗里添了飯杯子里倒了酒，把筷子一架架到飯碗上了，這才依著我們娃娃的口氣虔誠地喚一聲：“外公！爺爺奶奶！所有的老上亡人，都來吃飯囉！”喚完，母親自己也站一邊和我們肅立如儀。剎那間，屋裏闐無人聲，彷彿掉一根針也能聽見。我們都不敢吱聲，唯恐稍稍弄出點啥響動，“袱子”上的那些老輩子、那些正埋頭享用酒飯的隱形人就會飛走了一樣。

“老上亡人們！請下席了！”三兩分鐘後，母親客客氣氣說句話，收了飯碗酒杯，臉一拉對我們說，“活老輩子些！吃飯吧！”話音未落，我們就呼啦啦圍上去搶吃搶喝起來，最先掃光的總是那道糖拌西紅柿。

母親的生命在她48歲那年戛然而止。那年的中元節是她一人過的。父親去遙遠的天津看大哥大姐去了，在家的幾個娃娃要么在學堂讀書要么在單位上班，都無暇回去陪她過一個中元節了。兩個月後，母親死於一場意外，我是唯一陪在她身邊的人。

從第二年開始，我們又揀起了這個曾不屑一顧的中元節。為了早逝的母親，為了懷念有她的那些好日子。

（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



能懂的诗

落在长满春色的长江

(外一首)

□黎晓婷

在时光的深处
期待，在梦的彼岸
轻启一扇窗门
那是通往重庆的桥梁
有人在此岸，有人在彼岸

山城的雾，缭绕着古巷的诗意
长江的水，流淌着岁月的芳华
你是那抹不经意的温暖
山水以诗的姿态相聚
如同一场久违的雨
落在长满春色的长江

重庆的街头，重叠的脚步
每一步，是时间的印记
也是心灵的交汇
传递着人间的欢声笑语

外婆的桃花林

外婆像一首诗存在过
住在她的桃花林里
和风一起，和雨一起存在着
她像一只灰黑色的喜鹊
每天扑腾在山脚那片桃林里
和蓝天一起，和黑夜一起生活着

外婆种的桃花很野
野得肆无忌惮，不白不红
但春风很喜欢，也被春雨宠着
而她，只是蹲在门槛上看
跟路过的鸟一样
为每一朵桃花沉醉
在某个春天里醉得不省人事

在白云落地之后
她带着宽容善良和仁厚
坐上春风的脊背
飞去另一片也长满桃花的天空

外婆就埋在山脚的那片桃花林里
埋在那里的星辰和四季下
带着留给春天的遗言
躲在一朵朵盛开的桃花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想

□邓寒

我想做一条河
想怎么流就怎么流
想流向哪里就流向哪里
我想做一朵云
想怎么飘就怎么飘
想飘向哪里就飘向哪里
我想做一朵花
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想开多久就开多久
最好能配一曲牧歌
我就做一个牧马人
骑着马，任凭它
想怎么跑就怎么跑
想奔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我只要，在无边的草原
跑出一路蓝天白云
（作者单位：安诚财产保险公司）

故乡的乳名

□张儒学

乳名是留在故乡的，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充满着阳光般的温暖，还时时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在故乡，每一个孩子出生时，父母都要取乳名，如猪娃狗娃牛娃什么的。从此，这个乳名就一直被父母叫着，被乡邻长辈记着，就像在山村里注了册似的，想改也改不掉。这个乳名，就如同一粒种子深深播种在泥土里，仿佛只有这些土得掉牙的乳名，才更有乡土味和人情味，浸透着亲情乡情，沐浴着阳光雨露。

刚出生时，父亲也替我取了个乳名。因为父亲读过书，比别人头脑更活一些，便取了个“云娃”。寓意将来长大后，像云一样有高远的志向。后来上学了，父亲又给我取了个学名，但除了在学校，谁都叫我的乳名。

岁月流逝，如今我已人到中年，每次回乡，乡亲们热情地招呼，叫的依然是我的乳名。我心里暖暖的，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那天，我又回乡下老家，在村口下了公交车后，正好从李三婶家门前路过，她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云娃，你们回来啦，快进来坐坐。”从李三婶家出来，一路上又碰到好些乡亲，和我打招呼，也都叫我的乳名，仿佛他们只知道我的乳名一样：“云娃，最近工作忙吧？”“云娃，来坐坐，喝茶！”……大家又是端板凳，又是拿烟、泡茶，弄得本来有

事的我也只好坐下来，从庄稼的长势聊到今年的收成，从小时候的故事聊到新近发生的事情……这些平常而普通的话题，仿佛在浓浓的乡音中，就变得更加生动而形象起来。

回到家里，母亲高兴地招呼：“云娃，你回来了！”每次回家，母亲似乎都是这句话，可我听起来却很亲切而温暖。刚忙完农活回家的父亲也问道：“云娃，吃午饭没有？”做好饭，母亲端上桌子，我大口大口地吃，可母亲还是不停地说道：“云娃，这腊肉是自家熏的，你要多吃点；这莴笋，也是自家种的，多吃蔬菜对身体有好处……”

第二天，我们准备回城时，八婆突然跑来，说今天是小孙子的生日，非要请我们去吃午饭。盛情难却，只好去了。临走时，八婆包上油炸酥肉、清炖猪脚……我说什么也不要，八婆说：“云娃，给家里包点回去，你如果不要，就是看不起八婆了。”只能收下，八婆这才笑了。

最初回乡时，遇见有人叫我乳名还有些不习惯，也努力给乡亲们介绍我的学名，可他们老记不住，即使偶尔叫我学名，也是那么地生硬、别扭。

由此，我也慢慢习惯了他们叫我的乳名。我想，这乳名，就是一个永远留在故乡、被亲情乡情泡得浓浓的、永远散发着泥土味的名字！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弯弯田

□黎强

在乡下，弯弯田随处可见，是最熟稔最亲切的。

它像一弯月牙，铺在洼地、山岗、平坝、沟壑中，哪怕只有小小的一方田地，弯弯的，亮亮的，总把坡上坡下的农事置于诗情画意般的遐想中。如月牙一弯的田亩，那是挨着家门口的水田，犁田耙田栽秧拔谷都是看得见的。一弯一弯月牙紧邻的弯田，从秧苗入土到稻谷入仓，都在乡下人的日子里。如果是一层一层的月牙重重叠叠往山尖上拓展，与山风、云朵、色彩一起，那就是老人家喊得出口的云间梯田或者七彩梯田，百看不厌，美不胜收。

其实，一垄弯弯田抑或是一坡弯弯田，从小喊到大，它仍旧是弯弯田。一个“弯”字，既形象，又生动，在乡野中铺展最朴实的农家景象，看得见，摸得着，难忘怀。

弯弯田是耐看耐玩的。秧苗播撒到田里后，就有啄食的麻雀飞来，把嫩生生的秧苗啄食得凌乱不堪，娃儿们恨之入骨。找来一个大簸箕，拴一根长长的细绳，躲在弯弯田的草丛或树荫下，待麻雀进入娃儿们设计的簸箕阵里，忽然一拉细绳，正啄食娃儿们撒在秧苗边的苞谷籽的麻雀，就成了簸箕中之鸟啦。原以为这样捕捉啄食谷种的麻雀的

事儿会得到大人的夸奖，殊不知大人一听，怒从心来，愤愤然说：“你以为逮了一两只麻雀，谷种就好了喽？你看你那双臭脚，不知道要踩死好多谷种？”娃儿一听，吓得伸了几下舌头，明白了好心做错了。一缩头，跑回弯弯田边，看大人重新修补好谷种苗基。

稻谷长到齐腰高的时候，弯弯田一派生机盎然，把乡野阡陌装点得鲜活而生动。特别是抽穗扬花时，麻雀多起来，又不便布置簸箕阵了，就用弹弓射击。再有不知道哪儿来的蜻蜓，在弯弯田里飞来飞去，甚是好看。娃儿们便从斑竹林砍来一根细长细长的竹竿，竿头上粘上蜘蛛丝，在弯弯田这头到那头捕捉蜻蜓，乡下人称“丁丁猫”。正在兴起时，一不小心，一只脚“喇”的一下溜进稻田里，人也一扑爬栽进水里，浑身湿了一半。割完稻子的弯弯田，更是娃儿们的乐园，逮黄鳝、抓田螺，把弯弯田的旮旯晃晃踩得熟门熟路的。

长大了，才懂得弯弯田不但生长稻禾，还生长乡里农事，以及那些与锄头、犁铧、老牛、镰刀一起活着的乡愁。如果你侧耳倾听，弯弯田的每一条田埂就像琴弦，弹奏着故乡的弦音，娓娓道来，不绝于耳，飘荡在弯弯田的生生不息之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